

习俗

春节

洗澡

程局新

自然

斑鸠鸣

刘宏江

节气

腊八

袁牧

春节前,很担心又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?洗澡!对,就是洗澡!今天洗澡乃举手之劳,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,年前的洗澡叫人几分畏惧——三九腊月,天寒地冻;一张木盆,半盆热水。

少年时代,居住的茅屋四壁漏风,选择天气晴和的日子,在灶间放好木盆倒入热水,脱完抖抖缩缩中开始擦洗。刚开始盆里的水很烫,但变凉的速度如同冬日落日,又如高台跳水,只有不停地从大锅里舀水冲兑才可继续洗下去。烧火与洗澡同时进行,自然少不了父母的辅助,即使这样在上牙打下牙的状态下,洗澡程序还是大把的省略。前几把后几把,很脏的地方抹上肥皂,重点搓揉洗净,然后迅速起身,感冒的阴影在不远处闪现。穿上衣服后十分轻松,总算清理了十多天未沾水的身体,同时也如释重负,一项重要任务已完成。

工作时我居住在无为一乡村集镇上,作为区政府所在地,镇上有一处浴池,也就五六个平方米大小吧,昏黄的灯光下一群人在拭擦身体,人若走动,身后的污垢如同夏日成群的蚊蝇尾随。浴池没有进水管,主人早起烧热水放入池中供人洗浴,当水变凉后则再兑些热水,如此操作直到夜晚最后洗澡者离开。空气中弥漫一种怪味,各种气味混合。实在受不了那种味道的冲击,半小时后肠胃开始搅动并错位,我急忙离开,从此再也没有踏进镇上的浴池。

年前的洗浴如同教义一样神圣,好在有一种发明出现——浴帐,洗澡前将它悬在房梁上,将放了热水的澡盆置于垂下的塑料帐内,帐内热气腾腾,天再冷帐内也是夏天一样汗流不止,帐外帐内冷热两重天。出浴后身体如同烧红的烙铁一下子

扔到冷水中,禁不住对老天叫骂。入浴帐后几分钟,窒息感就袭来,实在受不了只能掀起帐脚,让冷气与氧气一同进入。入帐前畏手畏脚,洗澡后缩手缩脚,但无论怎样冷热转换,我都坚定长时间洗澡,将过去一年许多的不愉快、种种的失败而形成的“晦气“,借本年最后的洗澡将它们彻底洗去,新的一年里,心洁再出征,有愿身无尘。

经济的高速发展,新的洗浴文化随之产生。很多合肥人会记得翠林大浴场。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商业超市,平时就人进人出,过年前更是人山人海。过了送灶日,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去洗澡,水是清洁的,各种的喷淋设施制造冲浪、潮汐、飞瀑等奇观——深耕洗浴文化的扬州师傅给你擦背、按摩,那放松如同内急很久后全部释放。系列的程序完成后,信步餐厅,一家人落座餐台,面对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大块朵颐,饭后有些倦意,或去浴池浸泡解乏,或去休息大厅酣睡。洗澡将各种人间享受浓缩一起,简直就是年前所有乐事的体验。

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,人们在房屋装修时也一定设置洗浴间,各种先进的洗浴设施一应俱全,冬天不凉,夏天不热,打开龙头,温热随心……中国用了数千年的盆浴方式就此告别,中国进入了现代的淋浴时代,劳累之后,运动归来,进入洗浴间,让身体解乏,让心情放飞,洗澡成为每天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。

年前洗澡是对身体的爱护,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,尤其腊月雪中坚强完成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洗浴成为吃饭一样的日常,难以找到洗礼一样的神圣,还有达峰登顶般的快乐,当然也没有随之而来的烦恼,天天如此,清欢不停,很好!

“咯咯——咕——”

春雷震,斑鸠鸣。早春的旷野里,传来几声斑鸠响亮的啼鸣。侧耳细听,那依然是我特别熟悉的童年的鸣声。

近些年,无论城市乡村,生态环境明显好了。斑鸠这种禽鸟,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我生活的这座小城周边地带,居然也有斑鸠声可听了。

我住家小区的树荫里、草坪上,经常能见着几只斑鸠娇小可爱的身影,也时不时听见它们悦耳的啼鸣。春夏之际,许多个清晨,我是被窗外斑鸠那响亮悠长的叫声唤醒的。有一回,两只斑鸠飞临我家六楼阳台外的晾衣架上,脖子一伸一缩地发出咕咕咕低沉的鸣叫,大约是在讨论这里是否适合它们垒窝育雏吧。这对斑鸠夫妻见着我的我,并没有马上逃走,而是歪斜着小脑袋,用那双圆溜溜的黑眼睛,隔着窗玻璃,和我对视良久。

平日,走在上下班的林荫路上,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只斑鸠。它们落在道路边空草坪上,悠闲地溜达、觅食,甚至还挺大胆地飞到人行道上。等发现有人走到跟前,斑鸠才呼啦张开翅膀迅疾飞离。

斑鸠和野鸽子外形酷似,灰褐色羽色也差不多。早些年,我傻傻分不清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。后来见得多了,一眼便知。我们平时见到的斑鸠,多数属火斑鸠和珠颈斑鸠。火斑鸠,俗称火鸠,脊背的羽毛呈棕红色,像一团火。珠颈斑鸠颈部羽毛,有一圈白色珠状斑点,好似扎了一条漂亮的碎花围巾。而在各种鸟鸣声中,斑鸠的叫声很特别,有着很高的辨识度。那浑厚有力的声音,感觉从它胸腔里发出,尾音颤颤,充满温情,带给人以心灵的愉悦和宁静。

民谚云:“天将雨,鸠唤妇。”斑鸠这种小小生灵,竟然能预知天气的阴晴变化。每当天气阴沉闷热、大雨将至时,斑鸠“咕咕,咕咕”的叫声愈发清亮,也愈发急切。小时候,每每听到斑鸠一声高过一声的鸣叫,村里那些性情泼辣的嫂子们,就会笑嘻嘻地逗我:“你可听见么,那是斑鸠哥哥在吆唤它的漂亮媳妇哩!”明明是一句玩笑话,但懵懂无知的我,还是有个疑问纠结于心:难道,斑鸠也要讨媳妇吗?

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翻开古老《诗经》,斑鸠那和悦动听的鸣声,从遥远的先秦年代缥缈而来。开篇这首《关雎》诗,以“鸠”作为青年男女追求纯真爱情的比兴之物,深情款款,意绪缠绵。相较于其他禽鸟,斑鸠性情温顺,用情专一。不论寒暑,也无论晨昏,斑鸠夫妇双宿双飞,结伴觅食,互相依偎,总是形影不离。因此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斑鸠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。一部《全唐诗》,就有60多首写到了斑鸠。诗歌和绘画作品中的斑鸠形象,视为爱情和忠诚的象征。

乡下老家,有个说法:“斑鸠垒窝——八根柴。”我小时候爬高上树,曾见过垒在树上的斑鸠窝,那真是出了名的不讲究。斑鸠窝那稀稀拉拉、松松散散的样子,根本无法遮风挡雨,更谈不上多么温暖舒适。斑鸠在它繁殖季节,叼些枯枝细藤,在树丫间很敷衍地搭个简陋窝巢。鸟类筑巢,像斑鸠这样随随便便、心不在焉的,并不多见。记得儿时,家中大人常常拿斑鸠筑巢这种潦草至极的态度,当作反面教材来训导我们,不该学斑鸠那样偷懒,无论做什么事,都不得马虎了事。其实,作为人类的我们,看待生物各自的生活习性和生存法则时,无须苛责。

“村南村北鸛鸠声,水刺新秧漫漫平。”陆游《小园》诗中的鸛鸠,也即是斑鸠。暮春初夏,风和日暖,秧禾青青,田园如绣。村南村北,斑鸠声声。古老的阡陌沃野,生趣盎然,诗意葱茏,一派安宁祥和景象。“咯咯——咕——”一支古典的乡土歌谣,吟唱不绝,韵味悠长。我深信,斑鸠声声啼鸣,能给听见的人带来吉祥和好运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,村里的年味便一日浓过一日,掸尘、起塘、杀年猪……而炆糖果子,是摆在每家灶头的一件大事,也是孩子们最翘首以盼的环节。乡下人管做炒米糖叫炆糖果子,因着这独特的叫法,平添了几分隆重而祥和的仪式感。

腊月二十三以后,送灶王爷上天的鞭炮一响,村里各家各户便紧锣密鼓地准备炆糖果子了,往往是几家邻里互相搭手,今天在张家,明天在李家。土坯房的大门口临时支起大铁锅,木柴烧得噼啪响,浓浓烟火气飘得整个村子都能闻到。谁家炆糖果子,谁家的门前便成了村里的“欢乐场”,各家的孩子早早跑过来,掂着脚尖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灶台,等着讨到第一口甜香。

炆糖果子的工序,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头天便要备好蒸煮后晾晒干的糯米,熬制的糖稀,芝麻、花生米,以及洗净的粗河沙。炒炒米是第一步,灶膛里烧着干柴,大人握着长长的木铲,不停歇地翻炒。沙子炒得滚烫,糯米在沙中跳舞般蹦跳、膨胀、变黄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不一会儿,白生生的糯米就变成了金黄的炒米,再捞出来筛掉沙子。这时,孩子们忍不住抓上一把,烫得左手倒右手,却忙不迭塞进嘴里,咯吱咯吱,满嘴生香。

早先做好的糖稀在大铁锅里加热到能挂片后,便把炒米倒进去,再撒上提前炒熟的花生米、芝麻等,快速翻炒拌匀,让每一粒炒米都裹上糖稀。随后趁热将炒米、糖稀混合物倒进大案板上围成长方形的木框里,用木槌反复压平压实,那动作要快、要准,慢了糖稀凉了,糖果子便散了形。大人们忙得满头大汗,孩子们便在一旁帮忙递东西,眼睛却死死盯着案板上的糖果子,盼着它快点凉透。

等糖果子稍凉,大人拿起菜刀,手腕发力,“咯嚓”一声,整块的糖果子被切成均匀的长条,再横刀